

全八册

# 刘少奇的故事

●吕小蔚 著

之六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刘少奇的故事

## (之六)

吕小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 目 录

---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1
越过封锁线	11
人民疾苦放心上	21
艰险的三天	27
落脚点选在西柏坡	36
战友情深	46
“时势需要爱国的资本家”	52
“要讲中国话”	60
秘密访苏	66

##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从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阜宁单家港出发，前往延安。根据中共中央要他去山东根据地解决那里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指示精神，他途经的第一站就是山东根据地。

为了保证旅途的安全，刘少奇一行夜行晓宿，离开根据地的当天就是夜行军，并且规定路上不准讲话，不准抽烟，总之，一切可能暴露目标的行为都在禁止之列。刘少奇和随行的一百多名干部都严格地遵守着这一规定，在黑暗的夜空下，伴随着他们快速前进的只有沙沙的脚步声。

苏北一带河流较多，过陇海铁路前就要先过一条五六十米宽的盐河。这天，当刘少奇一行来到盐河边时，已是午夜时分，这里离敌人的据点较近，而他们的

渡河工具只有十几条小船。数百人的队伍，只靠这么几条小船要想平安过去，确实让人担心。为了加快过河的速度，护送部队的领导决定分批过河，并在河两岸拉起一条大绳子，有的同志干脆就坐在大木桶里，自己拉着绳子渡过去。两个警卫员把刘少奇扶上了一条小船，由于船小人多，小船在河里直摇晃，好象要翻过去似的。但这时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大家忙着把小船调整平稳一些以后，马上用手里的篙、木桨一起用力向前划去。

终于，大家都平安地过到河对岸，并且在天亮前赶到离陇海铁路三里左右的一个村子。他们准备在这里稍事休息后，穿越陇海铁路。

陇海铁路是交通要道，日本鬼子沿途派了重兵把守。他们在铁路两旁修建了许多碉堡炮楼，挖了又宽又深的封锁沟，还派了铁甲车沿铁路巡逻，要想安全地穿越过去确实是件棘手的事。

刘少奇一行来到这个小村子以后，有关领导再次检查了通过封锁线的战斗部署。为了便于夜间行军辨别和联络，每人在左腕子上系了一条白毛巾。很快，检查部署停当，开始行动。按照预定计划，护送部队兵分两路，分别摆在刘少奇一行的两翼，静悄悄地向铁路线前进。到离铁路还有半里多远的地方，部队停了下来，

隐蔽监视铁路两侧敌人的碉堡。然后，由一只专门组成的突击队出其不意地插到前面的铁路卡子，把伪铁路人员全部绑了起来。这一切都进行的有条不紊、沉着敏捷。指挥员看到一切行动都顺利完成，立即下令：“过封锁线！”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的队伍象离弦箭一样，迅速越过了陇海铁路封锁线。

但是，越过铁路不等于进了保险箱，铁路北侧也有敌人驻守。为了不暴露目标，整个队伍依然保持着肃静。黑黑的夜幕下，大家排着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快速朝前走着，后面的同志紧跟着前面的同志，寂静的田野中，除了队伍中偶尔发出低沉的传达命令的声音外，只有轻微的脚步声。

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第二天上午 10 点多钟，他们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边沿的一个小镇子。这里是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虽然紧靠敌占区，但由于经常有八路军驻扎在这里，群众基础较好。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吃午饭，休息一下，下午再继续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前进。

奔波了一夜的同志们都已十分疲劳，来到自己部队的驻地，就象回到家里，心里又轻松又踏实，听到休息的命令，有的战士放下背包就睡着了，更有的连背包

都没顾得解，靠在墙上就发出了鼾声。刘少奇看到战士们疲劳的样子，轻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咱们轻点儿，别吵醒了战士们。”

有关同志也连忙为刘少奇安排了一间比较安静的小屋，以为他同大家一样，急行军了一夜，也要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但大家没有想到，刘少奇只在屋里喝了一杯水，就又走了出去。一些奉命和刘少奇一起回延安的干部看到了，也跟着他一起走了出去。原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少奇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总要先观察当地的地形，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这次，他也不例外。

这个镇子很小，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街道两旁是一些小店铺和民房。刘少奇发现这里张贴着许多宣传画和标语，并且由于这里是游击区，各方的宣传画和标语都有一些。突然，他的视线被一张彩色招贴画吸引住了。这是一张天主教的宣传画，画的上端写着一排黑色的大字：“升天堂之路”，一行穿着西装革履和长袍大褂的老爷们，牵着服饰华丽的女人和孩子，正在向这几个大字奔去；而画的下端，则完全相反，一群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穷人正在凄凄惨惨地向着画面的下角走去，他们走向的也是五个黑黑的大字：“入地狱之

门”。

刘少奇在这幅画前站了好一会儿，回过头来对随行的同志们说：“你们看，这样反动的画也贴到这里来了。从这张画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宣传上是挖空心思的，它的阶级性、目的性也都很明显。”

有的同志脸上露出了困惑，好象还没太懂刘少奇这番话的意思，于是，他又解释说：“你们看，这画上说的是只要信他的教，就可以上天堂。那些穿长袍马褂、西服革履、服饰华丽的老爷太太们，都是些什么人呢？还不是有钱人，地主、资产阶级。他们走的是通向天堂的阳关大道。而不信教的，也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人，就要下地狱，走‘地狱之门’。”停顿了一下，刘少奇说：“但是这幅画倒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这种宣传画使人一目了然，感染力很强，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我们可以用它来为人民大众服务嘛！这不也挺好吗？”一番话使大家顿开茅塞，深为刘少奇看问题的深刻透彻所折服。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摘下这张画，把它保存起来。

说话间，镇上的一些老乡看到一个首长模样的人在同随行人员讲这张画，便靠上来，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刘少奇看到老乡们围了过来，便主动同他们打招

呼，亲切地聊起来。

刘少奇同老乡们聊村里的生活、日本鬼子和伪军对乡亲们的祸害和村里开展的减租减息活动等。老乡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十分热烈。交谈中，刘少奇掌握了不少当地的情况。

这时一名警卫员找过来说：“首长，回去吃饭吧。”乡亲们听说同他们谈话的首长奔波了一夜，还没休息吃饭，忙说：“首长先吃饭吧，让你饿着肚子和我们说话，我们可过意不去。”说着，站在刘少奇周围的老乡们自动让出一条路，刘少奇这才同大家一起往回走。

一边往回走，刘少奇一边对随行的同志们说：“多听听老乡们的意见，才能知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是不是符合群众的需要。你们看，这里虽然是边沿区，但老乡们对减租减息也有强烈要求，可见我们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是完全符合群众的要求的。”

刘少奇这种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疲劳辛苦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大家。

回到驻地，匆匆吃过午饭以后，刘少奇一行又上路了，继续向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驻地快速前进。

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驻地临沐县朱范村以后，受到根据地领导罗荣桓等同志的热烈欢迎，他根据中共

中央的指示精神，调查研究，解决山东分局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使山东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起色。

在山东分局刚住下，一些随行的勤务人员和干部可能是因为沿途劳累，患了腹泻。刘少奇听说了，忙去看望，并让有关同志把山东分局为照顾他的身体所准备的一些食品给生病的同志们送去。过了几天，刘少奇听说生病的同志们还没有好转，就把有关同志找去，问：“我们还有什么药吗？”

当时，刘少奇的身体，尤其是肠胃很不好，而各根据地又没有条件生产药品，因此，临出发前，华中局特地派人到上海购买了一些，以备路上急需。这些药品在现在看来都是些极普通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们确实都是宝贝。有关同志听刘少奇问还有什么药，就知道他是要把为自己准备的药给同志们吃。他想，从这里到延安，路途还很遥远，现在就把这点儿药给吃了，万一以后刘少奇在路上病了，可就抓瞎了。想到这儿，他就对刘少奇说：“把食品给病号送去就行了，药还是不要送了吧。到延安还远着呢，你的肠胃又不好，万一在半路上病了，找不到合适的药，可怎么办？从党的利益出发，我们觉得保护你的身体是特别重要的。”

刘少奇听了十分不以为然，他恳切地说：“这些药就摆在这里，可是你们却要留给现在没有病，将来可能会生病的人。我们不应该眼看着现在有病的人不给吃，而给没有病的人以后吃。药，本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嘛！凡是参加革命的人，大家都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病了就应该吃药，别说我们现在手里有药，就是没有，也应该设法给他们找药吃。”

刘少奇这番话使同志们深受感动，他们只好服从命令，把药给病号们送去。当病号们听说这些药原来是为刘少奇准备的，又是他亲自让医生送给他们的，都很感激。大家心情舒畅，服药不久，病情都有了好转。

在山东分局停留期间，刘少奇派几位跟随他一起回延安的同志到山东分局帮助做宣传工作。一天，分局宣传部研究对敌宣传工作，一位同志提出把我国古代诗人的反战诗歌译成日文，对敌宣传，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被刘少奇派来帮助工作的同志立刻想起，在陇海路边上的那个小镇子上，刘少奇向他们讲解的那幅天主教宣传画，于是就把刘少奇当时对那幅画的分析以及对同志们的教育，向分局宣传部的同志们讲述了一番，并提出诗文配画，宣传效果更好。同志们一听，都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形式。说干就干，大家立刻动

手，几天的工夫，一张张诗画并茂的宣传品创作出来了。其中有一些宣传画特别成功，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配上两个反差强烈的画面，上端是在日本富士山前的樱花树下，一个美丽的日本少妇正在痴情地期待着丈夫的归来，下端是在中国广漠无垠的原野上，一面破碎的太阳旗半盖着一堆白骨。又如，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诗文下面，画着一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日本军官，双脚踩在一堆日本士兵的尸体和骷髅上，左手高举酒杯，右手搂着“爱国妇人慰劳队”的女人，得意洋洋地狞笑。这些宣传画画好以后，同志们拿去给刘少奇看，刘少奇高兴地说：“对，做工作就是要肯去想办法。我看，这些宣传画日本士兵一定会喜欢看，而日本军官一定会阻止他们去看。这样，就不只是达到了宣传的目的，还会扩大日本官兵的矛盾。”

果不其然，当他们把这些宣传画张贴到日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以后，吸引住了许多日本士兵，有的触景生情，还偷偷地抹眼泪。日军军官十分恼火，下令不许观看中国人的宣传品，违者严惩。但“禁令”不能禁止日军士兵的思乡和厌战情绪，他们当着军官的面不看，但背地里仍然偷偷地看。为此，有不少日军士兵遭到他们长官的拳打脚踢。而这种局面正是刘少奇所预见的。

大家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兴奋地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刘少奇听了以后，泰然自若地微笑着说：“是的，一定会是这样的。”

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停留了三个多月，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然后，他不顾旅途的艰险，毅然启程，继续西行。

## 越 过 封 锁 线

---

1942年7月下旬，刘少奇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所在地—山东临沐启程，继续向延安前进。

这次出发前，为了应付沿途的险情和行动方便，刘少奇和山东分局将随行的一百多人精简为十八人，大家脱下军装，分别化装成不同行业的老百姓。刘少奇化名老许，装扮成做买卖的生意人。

从临沐出发后，第三站直奔鲁南抗日游击区。山东分局决定，这一段路由一二五师独立旅长曾国华率一支精干部队负责护送。

从临沐到鲁南要过两条大河—沐河和沂河。这两条河都是南北流向，两河间的距离约有十多里，而日本鬼子在两河沿岸修建了许多炮楼据点，因此，要冲过这一封锁线，必须一气渡过两条大河，否则被敌人夹在两

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就难以脱身了。

刘少奇事先了解到这些情况，同曾国华具体研究了过河的方案：由曾国华派出几批精干的侦察人员，到沐河、沂河两岸了解情况，组织水手，安排渡船；刘少奇一行则于傍晚先秘密渡过沐河，以急行军的速度穿过两河间的狭长地带，再连夜渡过沂河，闯过敌人的封锁线。

一切都安排布置下去以后，傍晚，刘少奇一行开始行动。他们先悄悄地渡过沐河，紧接着，又以最快的速度向沂河方向奔去。没想到，半路上突然狂风大作，沉雷震耳，顷刻之间，瓢泼大雨就自天而降，把大家都浇了个透湿。这段时间，刘少奇正好患肠胃病，随行的同志们都怕他的身体吃不消，但他一点不提自己的身体，反而关切地照顾其他的同志们。

经过急行军达到沂河东岸时已是深夜，大雨还一直未停，而且在预定的河岸边也没有找到事先派来的侦察人员和准备的渡船。曾国华有些着急了。他是一位善于游击战尤其是夜战的指挥员，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突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而且护送的是刘少奇同志，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有些着急了。

刘少奇看出曾国华的心情，宽慰地对他说：“不要

着急，既然派来的侦察员和布置的渡船没有到，我们可以先到河岸边比较隐蔽的地方等待和研究情况，不要被敌人发现了，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于是，大家来到岸边一座摆渡人的茅屋里等候。一个钟头过去了，大雨仍在哗哗的下，侦察员和渡船还是没有踪影。曾国华估计，可能是出了意外，便亲自带人到附近村子了解情况。老乡们说，今天没有发现沿河敌人有什么动静，在这种大雨天里，伪军很少出来。但老乡们又说日本鬼子在这种天的夜里，和我们渡河的同志开过火。

曾国华认为：这种雨天，能见度这么低，对我们隐蔽过河十分有利，但日本鬼子为防止我们利用天黑雨夜偷渡，也可能设下埋伏，因为已有这样的战例。因此，到底过不过河，实在是难以下决心。

曾国华火速回来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提出自己的想法，并检讨自己事先布置不够周密。刘少奇听了曾国华的汇报，没有丝毫焦急的表示，反而安慰曾国华说：“不要紧张，我对情况不了解，究竟怎样行动，还要请你决定。”停了一下，又思索着说：“根据你所讲的情况，这里是敌人一个重要的口子；我们的侦察员没有消息，预先布置的渡船也没有来；过去我们在这样的夜晚出动

过，敌人也有这个经验；目前是夏收季节，敌我对粮食的斗争正处在激烈的时期；在我们白天经过的地方，有些是市镇，也有可能走漏消息，当然，也有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从最坏的情况来考虑问题。过不过河，还是由你决定。不过，这个地方不宜待得过长，如果不强渡，就应考虑转回到沐河东岸去。”

刘少奇这一番冷静的分析使曾国华心里有了底，他决定立即回到沐河东岸。于是，全体人马调头向东，又急行军回到沐河东岸。第二天夜晚，刘少奇一行又一次渡过沐河，急行军奔到沂河东岸。这一次，终于顺利地渡过了沂河，脱离了险境。

后来，曾国华得到情报：在他们第一次过沂河的那个大雨夜里，敌人不知从那儿得到的消息，说有一支部队要在这天晚上过河，便在沂河西岸渡口附近设了埋伏。那次，如果强行渡河，后果不堪设想。很多同志都为刘少奇的沉着冷静和准确判断所折服。

过了沂河，就进入鲁南抗日游击区，护送部队也在此交接。刘少奇同曾国华分手后，由鲁南的同志负责护送。他们仍然夜行晓宿，隐蔽前进。鲁南这里是粘土区，老百姓中历来有“干如铁，湿如鳔，不干不湿抠不掉”的说法。如果赶上下雨，走在路上就好象走在浆糊上，粘